



## 世界各地纪念四二五 法轮功学员吁结束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是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大上访十三周年纪念日。十三年前，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南海上访，他们坚持真理的信念，平和理性的风范，震撼了世人。为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来自世界各地举行了讲真相活动。现场打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功万人上访十三周年纪念”、“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巨型横幅，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办迫害元凶。

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功法，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和“真、善、忍”的法理通过人传人、心传心，让一亿修炼者身心受益。然而，中共和那个妒嫉成性的前党魁江泽民却容不下民众做身心健康的好人，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打压。为制造打压借口，把和平上访说成是“围攻中南海”。其实在“四二五”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平和安静，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对交通没有造成影响。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mailto: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 政法委炮制自焚

# 目击者披露刘春玲被杀细节

据海外媒体《大纪元》报道：中共高层近期发生内讧，江系人马王立军、薄熙来等相继被解职和“失踪”，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某种程度上被控制了”，清洗的矛头直指总后台江泽民。这些人有共同特点：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而中共政法委作为江泽民 1999 年迫害政策的执行机构，已成为高层冲突的焦点。

震惊中外的 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就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主导，曾掀起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的不解和仇视。然而外界发现所谓“自焚”不过是政法委为了迎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而炮制的一出自编自演的丑剧，阴差阳错，拍摄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漏洞百出。

## 与法轮功无关 被当场灭口

最悲惨的是，一个陪酒为生的 36 岁弱女子刘春玲，全身着火，奔跑中被灭火器喷出的气体包围时，在慢放的录像中，可以发现她被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务当场击杀。

## 目击者披露刘春玲被杀细节

最近，大纪元记者通过有关知情人的介绍，还原了整个事件。下面是“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目击者——重庆渝中区小十字片区进京截访法轮功的政府 610 工作人员对该知情者的叙述：“我在自焚事件那天，吃完午饭后，就到天安门广场习惯性地转转，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一堆灭火器，就想：有事情要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看，不一会，就看见北边起火了，我跟着几个警察



图：CCTV 镜头：重物猛击所谓的自焚女子刘春玲的头部后，弹起。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快速向北跑去。”“当我赶到时，正好看见一壮硕的军警抡起一个手提灭火器，猛击一全身被气雾及烟尘所包围的女子后脑，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灭火器把手脱落飞向空中。”

“我当时一惊，这不是杀人吗？现场的军警谁也没有过问这个彪形大汉，让他扬长而去，我感到一阵脊柱发冷，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 中共政法委妖魔化法轮功

“后来看到自焚真相光碟，其中用慢镜头播放的从被击者后脑飞出的条状物，其实是手提灭火器的把手，而灭火器由于被喷出的泡沫挡住，没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所以这么多年，不管江泽民及中共政法委如何妖魔化法轮功，我是很清楚他们的所为无非是制造仇恨。”

## 刘春玲女儿刘思影之后被灭口

刘春玲的女儿、年仅 12 岁的刘思影也被拖入“自焚”戏中。这个气管被切开后，还声音洪亮地唱歌的小女孩，在“自焚”案发生的第二天，就有评论指，因为她不够被逮捕的年

龄，中共绝对不会把她留作活口，她一定会死。果不其然，在半年后，在恢复得非常好、身体情况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刘思影突然死亡。

《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法轮功。刘春玲母女并不是法轮功学员。

## 政法委指挥下的悲剧

有知情人揭发，政法委书记罗干直接导演了自焚伪案。在中央政法委的会议上，罗干曾说，根据掌握的情况，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之一林春水曾透露，公安部一高级官员当年 1 月 28 日告诉他，王进东 23 日自焚，贾春旺 22 日就知道消息。

也有来自中共喉舌内部的人士向海外披露，所谓的“自焚”是当局策划、喉舌配合造假。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女记者李玉强 2002 年初曾当众承认“天安门自焚”镜头有假。她说，“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1999 年初，据中国官方调查：全国至少有 7 千万以上各阶层人士炼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为何在中共迫害后，一些自杀、杀人怪事突然在中共的媒体上层出不穷了呢？（你是否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一夜之间“铁证如山”地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呢？）

至今，法轮功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为什么在高度自由、无政府干涉的国外从未出现一例类似中共宣传的怪事呢？为什么中共毁掉一切法轮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而不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一书，自己分辨？中共批判孔子时不也是全面灌输孔子的思想

如何如何害人、却不许人们看到孔子著作原文。中共最害怕法轮功学员用传单、光盘、电视插播等方法讲真相，是不是中共最怕编造的谎言和暴行被揭穿呢？

中共媒体那些五花八门的漏洞百出的造谣诬陷，仅仅是这场迫害所撒下的欺天大谎中的冰山一角。那么从这一角度看，这场迫害的借口全都是谎言和诬陷。假如法轮功真的存在什么问题，还用得着迫害者们象设计小说那样绞尽脑汁的虚构么？假如法轮功真的不好，还会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中共强权迫害的十二年来依然坚定的修炼吗？

那么到底这些炼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的认识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共丝毫不敢让中国百姓亲耳听一句法轮功学员的声音呢？

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 遭冤狱八年 优秀教师双眼双腿残疾

文 / 张玉兰口述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只因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遭中共当局多次迫害。最严重的迫害发生在二零零二年，我被中共人员操控法院枉判八年，历经酷刑的折磨，九死一生，特别监狱使用不明药物，导致我双腿无力最后发展到不能行走；双眼视神经萎缩，以至双目失明。

我是天津市南开区六十三中学的历史教师，一九九八年一位我熟识的大学教授向我推荐法轮功，说是比给我五十万元钱还好。我抱着了解佛法的想法接触了大法。当时我一身病，尤其是心脏病，我整天药不离身。三本大法书籍，我看了一个月，我突然发现这个月我竟然没吃药，也不难受。我决定修炼法轮功。第三天我打坐时，天目开了，看到大法轮套着我，那个美妙啊！三个月后午睡似醒非醒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太壮观了。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

我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请来《转法轮》送我认识的人看。我把真、善、忍三个字写在教室的黑板上，把大法的法理融进历史课的教学中，在课堂上用真、善、忍的法理教育学生。我按真、善、忍修炼做好人，在学校是小有名气的优秀教师，学生、老师及学校领导都爱听我讲课。我被迫害期间，学校领导、同事、学生家长都自愿到看守所要人，他们发自肺腑的告诉那里的人们：那是我们的好老师！

我喜欢唱歌、弹钢琴、跳舞、打篮球。中共邪恶的迫害，把我从一个健康、活泼、充满朝气，非常能干的人摧残成双眼、双腿残疾的废人。

## 绑架抄家、三次酷刑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一日，我被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派出所恶警绑架；之后家、办公室几次被非法查抄，电脑、钱、法轮大法书籍以及大法真相资料被洗劫一空。因为其中《明慧周刊》等几本小册子中有三十六个外国人到天安门打横幅和被抓的经过，中共警察就胡乱的认定我与此事有直接关系，四个所长不务正业，都停止一切工作和四个警察对我动用刑具逼供。

第一次酷刑：在派出所里，戴上手铐后，把我推进一个铁刑具中坐下，关上门锁上。这时我上半身笔直地被前后铁板紧紧地夹住，呼吸都很困难。下面是一块厚厚的铁板，中间有两个圆窟窿将我两只脚脖子卡进去，关门锁上。这时我就被这铁盖盖住。全身都被铁铐、铁板、铁棱卡紧，卡死纹丝不能动。这是对重大罪犯逼供动用的酷刑。几十分钟都难坚持，我就这样被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

第二次酷刑：一个星期后恶警把我带到南开区看守所刑具室里，有一个铁笼子中间有个固定的铁椅子，恶警把我推进去坐下，拿出四个铐子，把我的手和脚分别铐在铁椅子两侧的椅子背和二侧的椅子腿上。所长头钻到笼子里一手托着我的下巴，一手指着我的鼻子说：“我让你尝尝国家机器的厉害。这里几年都没有一个立着出去的。也有一个男的三十多岁，外地的农民，你是个文

化人你只能坚持到下午。”关了我四天三夜，不准睡觉，不准闭眼。两个看守手里拿着棍子，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见到我闭眼就打我脑袋。

第三次酷刑：几天后早晨八点，四个恶警给我戴上手铐、脚镣，推上车从南开看守所押往向阳路派出所，把我推进一间房子里。只有一个铁刑具也类似椅子，打开门，把我推进去，锁上我的上半身，前后铁板夹上，笔直的夹在中间，顿时感到没有喘气的缝隙了。脚下是横铁杆，把我脚镣中的链子绕在铁杆上，一动不能动。突然我全家人都来了，二姐见此情景哭都哭不出声了。弟妹过来说：“咱家开会，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你救出去。现在上下已经买通了，只要你供出一个谁还炼法轮功，今天就放人。”我当时就告诉家人别再花钱了，没用（而且连累他人受同样的折磨）。第二天家人又都来了，又让我儿子在刑具边跪了半天。第三天又把我们学校校长等四个领导叫来说服我。我告诉他们，你们以后别再来了。你们再来，他不把我送回看守所，我还得在这受刑，受苦。他们一听就全都走了。

星期六的下午五点终于把我从刑具中放出来，共六天五夜。回到看守所打开镣铐一看小腿肿的比大腿还粗。脚肿的象馒头，进了监号人们吃惊地叫到已经不认识我了，人瘦了一大圈。

## 逼人自残的酷刑——三挺一蹬

我被非法判刑八年，关进天津女子监狱。四监区恶人榜上的李虹，就是本监区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恶警。迎接我的第一个迫害就是先面壁罚站十五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连吃饭都不让蹲下。站得我昏天黑地。

十五天后，坐小凳子，坐姿要“三挺一蹬”，两腿并紧之间夹个塑料尺，尺不能掉下来，两脚紧挨着，脚后跟对齐、无缝。两手平放在大腿膝盖上，连手指都不让动。全身要挺的直直的，两个包夹看着。坐姿不符合标准就辱骂甚至殴打。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共十五个小时，有时还会延长一两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让你的屁股离开小凳子。时间长了，屁股就溃烂、长疮、流血流脓。一天早晨，我疼的实在受不了，就往前挪了一下，被包夹（付敏）看到后，用拳头猛击捶打我的后心处，我一下子就瘫在了地上，心脏好象要掉出来了，到下午三点才缓过来。

长期包夹我的人是恶警李虹选的高大、心狠手毒、道德败坏的刑事犯。每天早上不到八点，恶警就带着包夹、犹太等五、六个人开始做转化“工作”，找我就类似文革的批斗会，你坐姿差点，甚至手指动一动都是他们批斗的话题。有一次他们污蔑师尊、骂法轮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发正念，我不愿听他们胡说，就冲出门外。包夹（王立琴、魏美玲）追上我就大打出手，别人也追上来一起打，把我的头往墙上撞，至今我的头部还有内伤。晚上我要求见监狱领导，让他们看看我的伤，却无人理我。长期的坐凳子，我的屁股都烂透了，一块接一块的疮老不愈合，两条腿也很疼。有一次实在疼得受不了，我就伸了一下腿，包夹（陈贵芳）（转下页）

（接上页）大叫“不转化还想伸腿，我打死你”，说着就掐我的脖子，越掐越紧。我拼着命一边挣脱，一边发出惨叫的哭声，直到惊动了很多人来看，她才松手。这个包夹绰号叫“东北虎”，是有名的牢头狱霸，她包夹迫害我的时间最长，多次毒打我。她说：“这里没人敢不听我的，就不转化、不听我的。我要把你打死，也没人过问。你再不转化，你就躺着出监狱”。这是恶警李虹授意她这样说的，因为他是李虹的心腹。还有一次，陈贵芳让我伸出胳膊，她手持不明物品，往我胳膊的肉上用力一扎，鲜血立刻就从胳膊上涌了出来，流了一大片血。全号的人都惊呆了。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她是用什么棒针使我流了那么多血。

这个“三挺一蹬”的坐刑，在两年期间，使我的屁股坐出两个大黑坑，坑的边缘是红肉，谁看见都会吓一跳。

### 用饥饿摧残

在监狱里每天早、晚两顿饭是馒头和咸菜，他们不给我咸菜，只让我吃馒头，后来馒头也不给够了，只给一个小馒头，根本不够吃的，我要求给我增加馒头。包夹说：队长（李虹恶警）只许你吃一个。经同修多次找队长，才允许我吃饱。但恶警又使出另外一种方法迫害我，规定我吃饭的时间只限三分钟，吃不完就抢走。我每次吃饭时，一个包夹拿着闹钟，另一个包夹盯着抢我的碗和馒头，一到时间就抢走，然后扔到我身边的垃圾桶里。有一天四监区二号负责迫害法轮功的恶警（吴春环）来监号对我转化洗脑，我告诉她包夹迫害我，吃饭时只允许我吃三分钟的时间。她却说：他们让你吃饭的时间太长了，我规定你吃饭时间二分钟。

我决定开始绝食，可身体长期被她们饿的太虚弱了，已无能力绝食了，我下决心一定要活着出狱，不能让他们饿死我。到吃饭的时候，我手里紧紧攥着馒头，他们抢过去，我夺过来接着吃，后来我学会了吞饭，把东西泡在水里抓碎，一口气吞下去，后来不用抓碎我也能吞进去。记得有一年中秋节和国殇日连在一起，放四天假，每人分六个月饼，这是四天的早饭，晚上也分给我六个摆在我面前。它们说队长让你五分钟吃完，吃不完就没收。我已经吃饱了，所以只吃了一个，他们就把其它的没收了。在监狱被关押期间因为饥饿我吃过垃圾里的果皮，喝过洗澡水。

### 被强迫用不明药物摧残

监狱最阴毒的迫害莫过于药物摧残了。长期的迫害，使得我的身体极度消瘦、憔悴。恶警就说我有病，应该打针吃药。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七年没有病，也没吃过一粒药，拒绝吃药打针。为了达到进一步迫害的目的，恶警和包夹就在我吃药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用强制的手段给我灌药、打针。

每每被灌药打针后，我就开始难受，四肢无力、恶心、又拉又吐，浑身颤抖，再后来眼睛看东西就模糊了，本来睡眠很好，强制用药打针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浑身颤抖得越来越厉害。他们是在用这个方法摧残我！

我开始摸索着怎么抵制他们强迫用药，一次恶警吴春丽等几个人又把我按倒，一个人用钳子撬我的牙，我死死的咬住，再不能让她们撬开，折腾一晚上她们也没把药灌进去。又过了几天，四、五个穿白大褂的人端着针盘进来

了，我没等他们动手就大喊起来：你们监狱让我长期坐凳子，屁股都烂透了，不给我吃饱饭，天天饿肚子，今天又来打针，这药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又要害我了。话没落，他们就灰溜溜的走了。不久后，我突然发现双手颤抖得厉害，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双腿也没劲，这一切都象是被灌药后的状态。可是他们最近并没有给我打针灌药啊？有一次，我要喝水，看到一个包夹倒完水后，另一个包夹正往我水杯里倒东西。我看到后大喊：张玉凤你往我水里下药！他们无话可说，我起身冲出监号，闯入恶警李虹的办公室。对她说：你长期残害我，两年坐凳子，长期饥饿迫害我，现在又用药来整我，你这不是往死里害我吗？她说“死不了活受罪，上边逼我们”。我又说：从今天开始不许你们往我吃的、喝的东西里下药。她恶狠狠地说：“我们有的是办法。”

从那以后我提高了警惕，盯着我的饭碗和水杯。可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心里很难受，站起来的时候，腿就象两根直棍子一样不听使唤，眼睛也越来越看不见了，也不能入睡，不想吃东西，感觉很难再活下去了。（出狱后才得知，他们把药放到我的馒头里了）慢慢的我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后来生活不能自理了，两腿也走不了路了，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全身哆嗦。

### 双腿、双眼被迫害致残

我大姐来监狱接见之后没出监狱大院就忍不住喊着：天啊！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被非法判刑八年，全家就塌了半边天，现在又被迫害成残废，家人每次提到我时，全家人都抱头大哭。开始我不敢把自己受到的迫害告诉家人怕家人伤心，后来我被迫害的不行了，我想我死了家里人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我就把监狱迫害我的情况告诉了家里的人。我弟弟找到恶警问为什么迫害成这样？恶警李虹、吴春环不承认，说是我爱洗凉水澡洗的。我立即揭露他们：你们早就不许我洗澡了，就是最炎热的夏天，一个星期才许我洗五分钟澡，洗五分钟衣服。自打家人找过狱方后，他们就不再折磨我了。看到我身体被摧残成这个样子，家人给我送来几千元钱，督促狱方送我去医院检查治疗。他们带我去过眼科医院、肿瘤医院。经检查眼睛是视神经萎缩晚期，无法医治。

冤狱八年，受尽折磨九死一生的我，拖着病残的身体终于离开了中共监狱这个邪恶的魔窟。回到家，原本好好的一个家已然面目皆非：丈夫买卖赔了钱，把房子卖了抵债。丈夫跟我离了婚，给我留下二十六万元的债务。我儿子都三十四岁了，因为没钱还没交女朋友，不结婚，现在我们娘俩相依为命。

八年来，我所经历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迫害太多了，只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在当今的中共体制下，就惨遭如此迫害。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三年了，在迫害中中共采取造谣的手段污蔑诋毁法轮功，使用的手段都是见不得人的，它们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望世人能明辨是非善恶，远离行恶者的队伍，在中共解体前，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真正负责的抉择。了解法轮功，支持法轮功，才能恢复良知，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